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四十五回 鐵公托夢定切蒼黎 帝師祈霖恩加仇敵

卻說月君在宮中靜坐修道，猛想起父親臨沒時說：「上帝召為濟南府城隍。」陰陽相隔，不知在此與否？若不能親見一面，豈不枉擔了這個神仙名目？且住，月君已經玄女傳道，老祖賜丹，那有個不知的道理！雖然，這卻駁錯了。凡幽冥之事與未來之事，非大羅天仙，不能豫知。月君已轉凡胎，功行未足，雖然授過天書，服了仙丹，但能極盡神通變化，與己之本來功行，絕不相關。若要透徹未來，當在功圓行滿，飛升紫府之後。時鮑、曼二師尚住在卸石寨，月君意欲請來商議。忽報轟隱娘等回來了。月君問了一番剿倭始末，隱娘又將翔風身死、回雪皈依的緣由說過。月君道：「翔風淫心未盡，宜受此報！」語未畢，早見兩朵彩雲直墜階前，卻是鮑。曼二師。月君大喜，啟問道：「二師向耽幽靜，今日之來，必有指教。」曼尼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又來了！爾這裡想要來請商量的大事，為何反是這樣說？」月君道：「要請固有所求。然二師之降，亦必有謂。」曼尼道：「爾要求教的，須用不著我二人；我要指示的，卻是為著爾出醜。如何了得？」月君一時會不過來。

曼師拍著手大笑道：「好個智慧神仙！怎的也就懵懂了？請問七卷天書上多少的神通在那裡？」月君愈不能解，且說句圖圖話來應道：「就是用神通，也要請教。」鮑姑道：「如今正為的用著神通，我二人都要出些醜。」月君道：「怎的師太太也和著曼師一般說呢？」曼尼只是笑。鮑師安慰月君道：「此機原不可預洩，所以說個影兒。你心上的事，與我二人來的緣故，即日便明白了。」月君乃稽首稱謝。

次日黎明，滿釋奴等傳奏道：「文武百官皆在閉下會朝。」

月君升殿，文臣呂律、高咸寧，武臣董彥昇、賓鴻等共奏：「倭寇珍滅，請獻捷行殿。」月君諭道：「功出自劍仙，用不著爵賞。且殺的又非燕賊兵將，未敢冒功。不必繁文。」王璉等又奏：「倭夷是衛青借來的，即與燕兵無異。劍仙等縱不可加以人爵，亦宜褒崇徽號，以彰天爵。」月君道：「已表卿等之意了。」呂律奏道：「若論崇德報功，自是大典。然功實出於帝師，既奉明旨，臣等亦不敢再請。」高咸寧道：「燕賊於南北交界，各添設有數萬兵將，要乘倭奴人寇之時，分道夾擊。今者不煩一卒，未發一矢，十萬倭夷，立時殲滅。燕賊聞之，必然喪膽，反勝於破燕軍也。」月君道：「雖然，要亦無損於燕賊，所以算不得功。卿等皆屬過譽了。」

都御史鐵鼎出班奏道：「臣有干瀆聖聰之語，恐涉無稽，不敢冒昧。」月君諭令：「但奏不妨。」鐵鼎前奏：「臣夜夢神吏召至一大府署，見兩行執事，嚴肅異常，先父端坐堂上。臣意謂尚在生時，即趨進謁刺先父示諭曰：『向者帝師之父唐某，為本郡城隍。自我殉難，上帝以有保守濟南之功，命代其職。爾今歸命帝師，能繼先志，深慰素懷；獨是齊地當有五年水旱、疾疫之災，人死八九。我查勘冊籍，分別可矜，懇奏上帝，允免十分之一。因念帝師道力通天，必能挽回災數，所以召汝來，要轉達此意，非為父子私情也。還有一語，帝師之父，今為開封府城隍，汝亦應奏明。切記，切記！』隨命神吏送歸。霍然而醒，大為可異。臣既奉先父之命，雖是夢寐，不敢不奏。」

月君聽罷，諭道：「卿父精靈如在，尚為社稷蒼生顧慮，有造於國家，勛庸莫大。孤家德雖涼薄，安敢不修省以回天意廣即命呂軍師：「卿可備太牢之禮，代孤家致祭，用答神眷。」

諸文武大臣皆請陪祭，帝師道：「卿等悉係忠臣，允宜陪祭。」

方欲罷朝，王之臣袖出一疏，啟奏道：「此係推算十年內，齊、燕地方水旱災荒與星辰愆異諸事。今鐵公顯靈，示明大概，某不須再瀆。但疏內尚有細微，求帝師留覽。」月君命范飛娘接上，然後回宮。

鮑、曼二師迎著笑道：「心中可不了麼？」月君道：「先父今不能見，尚自有日。只災荒一事，作何消得方好？」曼尼道：「只此，就是我兩人出醜處了。」月君問：「這是何故？」

曼師道：「而今亢旱，求雨也不？還是由著百姓死罷廣月君合掌應說：「救早如救火，求雨是第一件事了。」曼師道：「兩是求得來的。你在青州求的是假雨，濟的是假旱。若遇著真旱，也求的假雨，正好養出蝗蝻，再加一倍。使得，使得。」月君道：「幸有大士賜的楊枝，可以酒作甘霖，自然與假雨不同。」

曼師道：「好，好！爾去灑十遍，就有一丈甘霖哩。」月君道：「據曼師說，大士楊枝也是不中用的麼？」鮑師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楊枝之雨，是大士願力，無量無邊，前龍女傳來法旨甚明。獨是劫數使然，也只得蕭蕭微雨，可救小半之災。愚民無知，見雨澤不敷，必然懇請再祈，那時即灑斷楊枝，亦不能應手。所以我二人有個代汝出醜之法。」月君道：「我三人總是一般，分不得彼此，如何代得？」曼尼大笑道：「月君只道我們把楊枝去祈雨，卻不曾理會到裝帝師的體面哩。」月君方悟道：「那有此理！但凡顯自己之長，形他人之短，猶且不可，何況我於二師哉！」鮑姑道：「爾還不曾理會著。是要愚民知道上天降災，是個劫數，活神仙挽回不得的。然後些微雨澤，亦是浩蕩洪恩了。所以先用我二人去衝個頭陣。」月君起謝道：「我有何德，敢勞二師費心至此！」

過不幾日，各府告旱的表章，都是求帝師大沛甘霖的話。

又有滿釋奴飛報：「文武百官與數萬士民，在闕下懇求帝師敕令龍王行雨，皆擁集候旨。」月君隨御正殿，宣百官進朝。呂軍師等啟奏道：「數日來，百姓都盼望帝師下雨。今禾苗漸槁，盡說帝師降災，所以呼號各衙門求救。臣等敢不為民請命！」

月君道：「民為邦本，深軫孤懷。但劫數到來，挽回不易。昨已請到鮑、曼二仙師，卿等可速建壇，明辰請鮑仙師祈沛甘霖，救彼黎庶。」軍師等出朝，將旨意宣諭了。連夜搭起台來，候鮑仙師祈雨。

次日黎明，范飛娘先赴雨壇，掛下榜文。略云：

彌羅無上天陶西池王母天尊駕前清微元化真人鮑，奉太陰元聖帝師令旨云云。後開：本日午刻，先降淨塵雨三分。次日撤召雷霆神將、龍君聽令，辰刻大澍甘霖，至未刻止。百官萬民等拱候。鮑師午刻登壇，先取淨水一盂，焚符於內，望坎位上一潑，大喝：「神將不奉令者斬！」霎時間，雲蒸霧湧，粗粗的灑了一陣猛雨，仍現出一輪紅日。

次早，鮑師令取四十九個細碗，每碗內寫道朱符，教范飛娘拋向空中，差不多直到九霄雲內，跌下地來，磕著石磚，那碗兒絕無一個破損的。眾人齊聲和贊。看鮑師時，卻跌坐壇上，有兩個時辰。命宣鐵鼎、董彥昇、賓鴻、劉超四人至前，諭道：「今日碗內四十九道靈符，呼召三十六員神將並五湖四海龍君，若得一聲碎響，即應聲而到。不期個個完整，大為詫異。適才我神遊紫府，奏請甘霖，葛真人傳玉旨云：『燕、齊百姓不敬三寶，不重五穀，毀謗聖賢，敗壞綱常，所以絕彼粒食，永墮餓鬼道中。要早至九月方止。』這兩是祈不來的！」眾百姓聽了，莫不皇皇著急。

次日太陽上升，滿空都是紅的。正當夏至之候，熱氣沸騰，比火還加利害。這旱渴禾苗，那裡再禁得起！鮑師要安眾人之心，立召黃巾力士，在半空中顯出形相，發令道：「目今亢旱，必有旱魃為祟，快與我擒來，以絕禍端！」不多時，一陣風響，擲下兩個似鬼非鬼、似怪非怪的東西。但見：

一隻腳，圓如龜殼，忽跳忽躍；兩個手，黑似乾薑，或伸或縮。頭上非塊非角，宛然小夜叉精；胯下不陰不陽，好似真二姨子。

眾人爭先來看。那旱魃對著太陽，把手來招。鮑師擲下一劍，斬做兩截，並無點血，只有些黏黏膩膩的濃水。忽聽得一聲鶴唳，鮑師跨上鶴背，逕向帝師官去了。眾百姓就擁住了呂軍師，齊赴闕下。女金剛如飛傳奏，口宣帝師敕旨云：「已請南海曼陀尊

者，明日降壇禱雨。」方各散去。

曼師道：「我要求雨，少件活東西。」月君問是何物？笑應道：「好徒弟一個。我看來都是愛著幾根青絲，要扮個俊俏道裝的，誰肯削作光頭！」女金剛大呼道：「只我的頭髮，又短又黃，儂儂的好不薙惱人！削淨了，倒可遮遮醜相。」鮑師道：「動動手兒，就騙了個徒弟去哩。」於是女金剛拜了曼師，立時祝髮。次日即隨到雨壇，掛下榜云：

南海教主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座下大力神通曼陀尼尊者，呼吸為雲，咳噎為風，涕沫為雨，叱咤為雷。今遵太陰元聖掌劫帝師法旨，限三日內，降甘霖三尺。

眾百姓見了告示，無不踴躍稱頌。曼師放出魔家的本事來，張口向震位上一呼，吐出一道黑炁，搖揚空中，化為雲霧，遮得半天都是墨黑的。就端坐在台上，整整一日不動。第二日，曼師向巽地上大喝一聲，涼風頓起，刮喇喇直吹到夜方止。第三日，曼師向離位上揮手大叱，只聽得雷聲殷殷而起，漸至轟轟烈烈。又運動神光，向空一轉，都化作電影，如金蛇一般，四圍亂掣。差不多到了午刻，竟無一點雨星。曼師霍地下台，左手托著個小玻璃瓶，內盛著半瓶清水，令女金剛橫著狼牙棒開導，向西北而行。百姓都跟隨在後。到一處空闊地方，令女金剛傳呼幾個曉事的近前來，問：「濟南城中有水吃沒有？」

眾人齊聲應道：「井泉皆已乾涸，只有些渾泥水漿，吃不的。」

曼師道：「如此，要渴死了。我且給你們清水吃罷。」就把小瓶埋在地下，運口氣，向瓶內一噴，只見泊都湧出雪一般的清水來，竟成了個泉穴。因宣示道：「此泉千年不乾，百萬人汲取不竭，可以救濟你們了。看官要知道，今濟南院使署後有珍珠泉，從地下湧將上來，如珠璣噴出，就是曼師留的聖跡。」

閒話休題。曼師依舊令女金剛前導，回向帝師宮去了。眾百姓大嚷道：「這樣活神仙，祈不下雨，想是我們逃不得死的了。不如去死在帝師闕下罷！」忽見有員女將飛馬而來，宣旨與呂軍師，說：「帝師於明辰上壇。今有告示一道，發掛台下。」眾人聽見，大家望闕叩謝，歡聲如雷。示云：

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掌劫討逆帝師示曰：照得雨澤者，上帝之權衡；災荒者，民生之劫數。今來彌月不雨，四野如焚。孤已兩回敦請南海曼陀尊者，西池鮑母仙師，親赴玉虛閣下，為民請命。上帝以東土民無良心，死有餘孽，未蒙矜宥。噫嘻！尼山之澤常存，尚父之風未息，何意爾民竟自墮於餓鬼輪回之道哉！孤雖不敢逆數而行，然亦何忍視死不救？已於前日遊神南海，拜求慈航大士楊柳一枝，醍醐半盂。此微一點甘霖，可活三千禾黍。孤即為爾民代受上帝之罰，亦所不辭。明日辰刻登壇，已刻降雨。其各虔誦大士聖號，望南禮拜，慎哉毋忽。

次日黎明，百姓俱已齊到兩壇盼望；文、武百官都在上清宮排班伺候；京營大將軍董彥昇、賓鴻、瞿離兒、劉虎兒、阿蠻兒帶著健卒一千，在壇下四面護守。有頃，見滿釋奴、女金剛為前導，轟隱娘、公孫大娘為次隊。帝師坐著沉香根九龍照乘交椅，上罩著金黃綾子九沿曲柄傘，後掩著兩把九苞鳳尾、左日右月掌扇。隨後朱軒兩乘：左是素英，擎著玉淨瓶；右是寒簧，執著楊柳枝。扈從者范飛娘、女秀才、柳煙、回雪等。

帝師先進上清宮行香，免了百官參謁。隨出到宮外，見雨壇三層，高有十丈。頂上一層，四圍皆用彩色布紮成欄杆。月君仍端坐在沉香交椅，顯出神通，暗遣一十六個黃巾力士，掖著八個抬轎的女真，從平地冉冉而升，直至高頂放下。素英、寒簧出了朱軒，兩瓣金蓮之下，湧出兩朵彩雲，亦升到第一層台上。

轟隱娘、公孫大娘輕輕一躍，飛入第二層台內。滿釋奴、女金剛、范飛娘等都在下層站立。眾百姓都向台上叩首，齊呼：「帝師萬歲！」

月君向南默誦大士寶號，拜了九拜，隨掣出青炁神劍，劈對著太陽，畫了幾道靈符，運口真炁噴去。頓覺一輪紅日，黯然無光，卻像個日蝕的光景。要知道月君原是太陰天子，寶劍又是金條之精，所畫的符，自然又有克制之道，所以如此。

從來日月同度同道，月來亢日，便為日食。何況月君現身相亢，又加以神通道力乎！台下百姓莫不駭異，說：「我帝師惱這太陽，要淹滅他哩。」月君又召到巫山帝女瑤姬，在雲端打個稽首，月君道：「借重帝女威靈，施行雲雨。」隨在袖中取出雲幕，拋向半空。瑤姬接來一展，漠漠蒙蒙，遍空佈滿雲氣，渾如水墨顏色。月君遂於素英手內取過淨瓶，又於寒簧手內取過柳枝，在寶瓶內蘸了甘露，四面一灑；帝女瑤姬把抽來一拂，靈風颯然而起，吹將幾點甘露，四散至齊東郡縣，都化作甘霖。但見：

雨聲瑟瑟，風氣蕭蕭。飄過處，老松如奏笙簧；灑回時，叢竹還添翠碧。禾黍油油，望南囁兮生秀色；芙蓉灼灼，攬北沼兮起圖紋。真個是甘露並瓶，點滴無煩馬鬣；楊枝片葉，飛揚絕勝龍髯。

月君南向端立於台。台四圍，各有數尺地面，並無兩點侵人。時文武官員、兵民人等，都在雨裡站著，月君敕令：「各自隨便避雨。」綿綿密密，看看下到酉刻。眾百姓望見月君站久不動，就在濕地上跪請鑿駕回宮，百官也再四懇請，月君方下台。回闕之後，雨亦隨止。

月君向鮑、曼二師道：「大士甘露，勝於時雨；東土之人，幸全性命。但我觀王之臣奏疏，亢旱處所，不獨山東，如燕、薊及河北各郡縣，並淮北一帶地方，皆有災荒。國賊為仇者，不過一天狼，這些兆民，總係赤子，自應一視同仁。我意欲在宮中，於月下祈禱上帝，普賜甘霖，遍及災荒地方，不必令外人知道，何如？」鮑師合掌道：「此即如來之大慈也！」月君遂在內廷結一小台，高與殿簷相等，每夜升台禮拜，懇禱上帝，至五更方止。七日之後，南天門下鄧天君，見月君朝禮真誠，方為轉奏。上帝降旨道：「嫦娥為國忘仇，愛民如子，好生之念，上洽朕心。可追賜甘霖一尺，減災五分。」風伯、雨師、雷部、龍神等，各道旨而行。時燕王正令奎道人祈雨。先用的邪法，攝取各灑之水，下陣驟雨，方不過二、三里，到把禾苗蒸壞了，越加不好。正在沒法，恰遇月君求下一場大雨，到湊了奎道人之巧。君知否？無限災荒，反為燕王保社稷；幾多忠義，但能齊地守封圻。且看下回云云。